



繁昌記

六篇

11.486
六册
6



繫昌後記初篇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為有耶將為無耶為無即無為有即有
乃佛家亦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
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有之一念之動不
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
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
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
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成乎哉天保九年臘
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一片
之三途滌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五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大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爪毆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涼氣來吹尋活如故歛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

都格謂虛誕曰吹法螺據
法華經云吹大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毆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萎茶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聲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歛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乎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繫鐵地以繫鐵繩縱橫縛身以繫鐵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百千段處々散在有熱鑊駭罪人令負鐵山從繩上行遙落鉄鑊摧煮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巧不落鉄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眷累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亦久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平手執器械駭令入山間是時兩山迫來合押身體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人有身沈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又受大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叫声何不來近何不來抱罪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復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
手哭沒有救之時日眾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
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
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
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王
顏立見之於前爽見之於軀豈為異彼樹頭婦女
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唯衲諸
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冢
間經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腫脹色變青瘀臭爛
皮穿膿流魚量虫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觸躄各異在處風吹日
曝雨灌霜封遂腐朽碎末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
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能如不見
糞猶能噉飯忽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
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聚屎粉覆其上願
子觀此相除惑抱臭骸為快樂不亦愚與情人吐
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羞醜俱屬瓶糞
媿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一乃其嗜壘女
寧撫乞猶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於子嘆曰無緣
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
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炎鐵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
銅或以鑿鉄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鳥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
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
甚苦焉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千
番牌事並見前亦苦也哉肩樂夫之前叫後喚車刀子
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夕而擔郎
喚油晝則叫醴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
粉叫歌曲叫按畫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創於迺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
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雨賣煨薯孤叟
夜雪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
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焉彼則固
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
飢這箇貧儒叫喚地

人之遊推門豪家而獻媚者其陪筵磕頭一盃聳
肩三盃羹新出又幾盃繪更來又幾杯家姐按曲
喝米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
來則偷罵之別碗又罵又罵滿碗酒滄侍女燕着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罇客懸物爲
纏頭容拜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爲既而宴罷卒
不能起也技上肩輿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膏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矣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々至則酒已酣卸石倒拜頭末
擡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接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兌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鳥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繁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恩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權待就件中贖抽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并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与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免得為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鐵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鐵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爍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憤躄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閑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注意已定放衙歸第上廳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俟來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隙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山舌如鐵前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鉄丸鈎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
內七鉄幢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々八万億千苦中
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
以爲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熱
獄人如見他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嘗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乎幸生繁
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拔衣之苦未至凍死
有乏米之患未及餓莩雖貧有舍雖敝有褐飯
有茶碗有較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万
万俱不幸切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与乞丐一間耳既
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
差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天處適丐人過
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獄卒豈知天上之
樂天下除我們外並苦人冢並惱人冢於利見枯
於名爲縛籠亦若驚辱亦若驚一喜懼一得失之
間寒水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所得幾經
筭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衣好笑有
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
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竈省薪水之勞無

求無欲脫桔解縛無苦無惱忘寵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往意來起卧只心所適茫茫堪棄孰得我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怎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畫則奔
走售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虛名湊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歎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蓋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獲黑繩鉄斧伏冥誅

山崑合迫江湯沸火烈燒來獄卒驅
炎熨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叫大喚自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一山旬一繚那驛第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地山謙

一路極險四方極闊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嶮
岨闇黑又沒肩輿可備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一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看見日光

只有個封侯跟々來過遇此嶮所怎生堪得
地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
著身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顧看時
誰思生時所寵宰臣某也叱道你猶來累我麼寡人
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遠賢近佞又淫色又溺酒刻剝
立制苛察徵稅上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
了命數大折彙館及至蓋棺方纔覺悟奈一日命絕

百悔難追今乃陷此未知向來喫着什麼苦宰臣聽
說且慚且泣嗔頭道臣實知罪欲身做刀段猶不足
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
冥路待到那凌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大大罪過擔
當臣一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將死其
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方却受楚
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
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此氣好生將世子只
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痴之
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使腹心

某等在朝，每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且滿心歡喜，氣焰極熱，何靠々染邪寒，往熱來生，已受了阿鼻之苦，藥力不效，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人中山，別在總奉百金，乞妙禱，爭怎先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家呻吟，沒有個着病，想早晚陸續來，到且疫神言，我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茲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人家扈從去，豈不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飛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在坎心叫苦，眾並叫道：「知麼？剝剝有報，罪網畢脫，為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眾小戶，仗倚乞哀，你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刻立威，遂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我衆唾手扼腕，待你等又哩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慌得一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宜受報，還是尊卑之別，請看軀面，饒之衆怒，嘴道：『幽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箇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把万棒
乱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一
佛涅槃屎滾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的來到好像捉對
蚕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郎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必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走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聞兩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為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水趣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恋父母知之在志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永許為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藕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階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不無個午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鳶冲了雲來隨即伸手跨去選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鳶得能到那層天癡日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声是知風箏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本必然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必霹靂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立地聾了。那
道聞之，其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那尋思會拊脾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肉，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陷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狂無辜討功賞，嚼重賂放大罪，又罔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反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目前路遇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喝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咎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闌，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拳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箇
卷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看個壯夫慌忙忙。

忙跑到喝一聲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擋不過四散五走者々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者時
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好歹措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權
難着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岳憐太醫回道好好職
係司命何惜此手上前來診一診了向夫道病家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回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處帝王錯劑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思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總好顧夫次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垂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攀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此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畏程子云
學者於秋氏之說直須如遙声義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曾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拜空磕頭，拜了數番，願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潛龍可終，死用思我為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不為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排叙，氏或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見葉以浮浪無依之故，權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羞儒字，不肯入我夥，或來亦恐，不與我商議，幾力果來果，不來，專思一會拍乎，道果來矣，彼所著繁昌記，諧謔無禮極，口罵，果然獲罪於聖人，雖佞佛云，天官容之，忽聽得警訛，盧顧時看個眉生，站在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日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來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一人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有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焉；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為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一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媪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交翁，翁秉懸之，樹杪是所以有懸衣之名者。那岸邊三個相偎歇脚，一個各錢的富翁，一個貪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贏數錢，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也。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戮殺去了。其間東家竊香，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麼？私售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下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自然其據。山林屬佛在世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一月，官下令緝捕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樓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
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困買藥錢
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遭
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
漸多今皆見逐未逐間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
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
當不得遂漸漸贏了腎氣虛耗身柔脚軟到頭以驅
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持彈柱一般
也似及到易箠猶記賤內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
聲在耳而身早沈此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色中偷人之妻最是大
罪乃邪淫之罪死受淫苦等身子羸毀到細小如針
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東西向來苦我也在這
東西思且越早絕了本實先厥淫苦自方其如我何
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願與我除此苦
根便揭起衣褲將那柱本朝着持來我觀一觀了就
摩頂放踵喝采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
非尋斧鉞斧奈斷得豈我力所能聞老者不以筋力
為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
摩撫一遍嘆道箇將脫箠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双手緊緊把住了。一力拚命待抽。蕩子鬻了眉兒。叫苦道。休扭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窮漢扭捏。一會放手。謝道。磔柯梁材根蟠地軸。爭怎拔得。據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來。蕩子道。呖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麕吃菲。一生守錢。半文不化。看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口。苛約立法。羊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方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執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秋尊絕人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賸個妾。始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旬。倏忽命隕。乃百方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閑空。幾夜過。豈可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可恨。因請拙老樵。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王。吃多少之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理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麼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月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窮洵然一聲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在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跼立顧盼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頓地妓便緊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落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
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筭苦心典贖忍寒
送暖度婆之責妙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等臆計
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傷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
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
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
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
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
天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
耳赤深々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妓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
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妓道如何怎麼
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開救緩者引了頸頭面貌
變樣莫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
顏色或者爲他人妓道怎不又郎道及即死所以不
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
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ホソク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
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
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少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萬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禿驢並四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柳亦
豈莫誡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色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喚一聲。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聽和尚忙納頭拜了。上眉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聞侯偶的。逼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發禿驢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胆哩。

寶橋

金光照幽界。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々踈過門中一人凭着欄干喝米道錦帶橋雖美爭者這等佳麗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開契則開契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美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算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下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當時使他打造這般橋方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偷兒這里東手着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當初方如那相公打壞六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當幾方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所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癡

幾個催行鬼跼住，岸邊點了橋上躡的人等。個鬼說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赫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益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哉！天不假年，並早，即，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隻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遺，躡未曾虧行辱名，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壽益係時運所在，佛菩薩來迎，趁早教他，斷輪四生，佛界那老僧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賣嘴之鄙，頭漸見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說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憂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當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煩為如々不動處，則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傲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每暇把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叔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為仁義認人倫所以為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其徒誇說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其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僅

僕以銜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如其也外面矜持內行汙穢非如其也况豈肯為託畫會化錢之鄙何況為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裨益世道功德不為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扮扮一樣各自執戟提槍整々堂々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者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唱采之声撒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勘平者真箇似家橋村一標人物溪年紀方二八不覺看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少為親鬻身為

妓潤花以來小心陪容平等賣情使人並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設甚方便陷地
獄之業時向玉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剗刺熬得不謝落籍後雜染捨了身佛門個鬼校
口道可惜這等義良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封
侯呼夫人也好嫁巨室稱縵人也甚好必定正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我且解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偕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襯衣多

少男女赤條條地叫寒叫凍看個罪人幾稱歛衣逐
一被棄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護寒裘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看親戚之飢不分些
斗米遇朋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雞膏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辭世之苦况草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呼
嬌兒掌炉火慢慢的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些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稟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連皮剝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小女兒，為裸看得
腰下內裙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
私窠子，整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
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算，敗
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刈閻閻。
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回父母之心。翁在
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声道：吾婆憐小娘子，解
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
我反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禪子，靴靴奪下去了。便
是露出那千人愛，萬人貧，一件義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恐他評評。
堂下女兒，雙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
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
自空落，婆吃驚着，時看翁暈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
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
婆叫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
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
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
步為一步，好像鞠躬奉主樣子。婆急得叫道：快接來，
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鬼道：休惶，休惶。

時惶忙翁方纔醒人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
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夕墜
慣不足掛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
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美物忽起了慾心露
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
了甚麼棄了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
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
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死
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速住了道休々
々常言道夫婦執事狗兒也不吃着外欠賒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
罪人簇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刀脫下還是腰
間不掛着內裡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
命生嘗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忽看
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
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一擲石力呼駢叫
泉不知在場中為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
褫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
速去說到這地欠婆賒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凡
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看這般尤物便道

你筋骨不允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留脚幫婆家務麼依婆說閻王面前替你方便某叩謝道得此擡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翁莫露出醜態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抬頭喝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不得使不得一時復爭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爭翠碧翠

間有一所寨關曰業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衙上前而幾條祭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看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七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使叫個小吏鬼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諷休諷早看小鬼拈條朴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爭怎敵得小鬼叱道你果上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士禮待法外打去着血徒取苦豈如試刀士人堪
不住他迫方纔起身取扑刀上進叱咤一声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發你可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覷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為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自道一手不學猶技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優孟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試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在一中旨以學專一主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在在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各冊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楷棧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為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托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之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一
而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發
之吁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

嘆二人叩頭道罪當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之倘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高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試算一算來商笑道對帳步算係小商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商這等物未曾上手裏過不知乘除為何也身為高買富等封侯罩了陶朱架了倚傾穿錦吃玉養翠高紅公候亦不凭着我的生活不待况大夫况上今日士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誠去人門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乃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萬乃埋葬之日把萬金殉柩現藏

在某上申請車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々君放心坡王帳前從且方便好々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商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轍桌陪侍排筵獻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娑婆世界近日有何奇寶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々奉話大坂之賊某來飢嘯聚一時間鬧天鬧地豈不一大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幾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原故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頓家々剪錦個々裁繡飄紅揮綠競奇鬪美乃

京地億方段足剪裁用盡沒個

遺帛豈不亦開天翻地謂之跳々舞云真箇相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七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比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檢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王
人道江戶何如實道有々話入港小鬼忙々跑来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鮮

江戸繁昌後記初篇終



